

发展与探索：

当代儿童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理论尝试

□胡丽娜 孙建江



为学习、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成长教育的指示精神,鼓励、促进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加强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引领作用,自2019年创设的“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开展年度优秀儿童文学图书的遴选推荐工作。新书榜的评选旨在评选出上一年度在儿童文学艺术创新方面最具推荐价值的作品,以近乎严苛的标准对报送的作品进行导向及文学艺术品质的甄选,以期筛选出最能代表年度儿童文学艺术水准、彰显原创儿童文学气质与格局的佳作。

长期以来,如何检视和评判某一年度文学艺术创作和出版的成绩,进而对一个时段、一个时期甚至时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之得失予以检视和评判,是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以各类文学奖项为基石,对年度儿童文学、作家整体创作成就、某一文类文学创作实绩、某一时段儿童文学发展优劣之考评,则成为儿童文学系统批评和理论建设的重要制度保证。

儿童文学奖项的创设与儿童文学发展标杆的确立

以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建设为契机,不断推动儿童文学艺术创新和品质铸造,向来是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1956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设立了国际安徒生作家奖(插画金奖于1965年增设),该奖项被视为世界童书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用以奖掖“以其全部作品为儿童文学作出持续贡献的在世作家与插画家”。1955年,英国图书馆协会倡议设立了专门为儿童图画书而创设的奖项——凯特·格林纳威奖(Kate Greenaway Medal)。1956年,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童书及青少年文学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设立,该奖项评审产生当年最佳绘本、最佳童书、最佳青少年文学奖及最佳专业类书籍四大奖项。这些集中设立的儿童文学奖项,以及美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设立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图画书奖,成为推动各国儿童文学发展与艺术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些旨在奖励儿童文学杰出的艺术表现和图像诠释的奖项,筛选出了充分代表儿童文学艺术高度和水准的佳作,极大推动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奖项除了国际安徒生奖是终身成就奖,其他奖项均是基于年度儿童文学书籍的评选。以世界上首个专门为儿童文学设立的奖项——美国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例,自1922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设立以来,该奖项每年对上一出版年的英语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评选,颁发金奖(Newbery Medal Award)一部、银奖(Newbery Honor Books)一部或数部。在近百年的评奖历程中,荣膺该奖项的很多优秀作品不仅成为美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尺,不断推进儿童文学艺术疆域的拓展和审美品质的提升,而且荣膺该奖项的很多作家,都已成为安徒生儿童文学作家奖和林格伦儿童文学奖的获奖者,如薇拉·福克斯、弗吉尼亚·汉弥尔顿、凯瑟琳·佩特森等。可见,对年度儿童文学的及时评判与总结,是有效推动本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进而提升本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他山之石”。

当代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发展与探索

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基于对年度儿童文学之评判,以年度儿童文学之艺术探索为样本,深入探析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美学品质等工作,一直是儿童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1954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既是对1949—1953年间的儿童文艺创作的检视,又是1949年之后儿童文学评奖的开启。1956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4—1955儿童文学》,则首开年度儿童文学批评与编选的先河。1960年,茅盾以一己之力“用了很大的耐心和很多时间”,认真翻阅了1960年全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读

物,撰写了《一九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为年度儿童文学的审视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儿童文学的理论争论很热烈,儿童文学创作一直歉收,以奖项等为载体的文学制度建设也未能有力推进,直到1979年姗姗来迟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

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迈向了一日千里的发展新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相适应的是,从全国性儿童文学奖项到地方的文学奖项,从小说、童话、幻想文学到图画书等单独门类的各种儿童文学奖项勃然兴起,如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等。这些奖项有的聚焦一个时段的儿童文学成就,有的注目于年度的作品,有的是对创作者终身成就的肯定。各类奖项的设置与持续建设,为本土原创优秀儿童文学的筛选和评论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同时,高洪波、方卫平主编的《年度儿童文学》、孙建江主编的“年度儿童文学精选”等,关注年度儿童文学中短篇创作成绩之选本的持续出版,为审视儿童文学的发展成绩提供了多元的平台。这些经由年度儿童文学的检视汇集的佳作,成为记录和回顾一个时段儿童文学成绩的重要维度。

纵观以儿童文学奖项和选本为载体建构的本土儿童文学评价体系,不难发现,相对欠缺的是对年度儿童文学,尤其是长篇儿童文学的艺术评判。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艺术拓展最主要的现实体现为长篇小说和童话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跃升,但由于篇幅所限,目前各种冠以儿童文学排行榜、儿童文学精选、儿童文学佳作选的图书,均未容纳长篇作品。同时,随着中外儿童文学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如何对年度引进出版的外国长篇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审视,也是儿童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环。因此,如何更加全面合理地衡量年度儿童文学的发展成绩,换言之对年度儿童文学的评判应该从哪些维度进行建构,在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是值得考虑的重要课题。

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评选与儿童文学批评标准建构之尝试

基于上述考虑,两年来“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的评选活动,本着注重艺术品质和思想导向的原则,探索出了考量年度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路径。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的评选分为特别推荐、推荐和入围作品三个梯度。从两届的评选来看,每年入围的数十部作品,从情节、主题到叙事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精巧构思与无限创意,凸显出作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代表了年度儿童文学的面貌与样态,反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和艺术水准。

首先,新书评选应凸显现实主义时代主潮,探索儿童文学写作的深度与广度。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与时代的律动密切相关。就年度儿童文学来说,其创作鲜明地体现着时代与社会的气息,这突出反映在作品的现实主义书写力度和厚度方面。儿童文学的现实书写,不仅涉及作家对童年生命状态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的理解、思考与独到解读,而且考验的是儿童文学如何以其独特方式呈现时代发展与转型中的人、自然与社会。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自然与生态、童年与成长等都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热衷表现的主题。彭学军的《建座窑窑送给你》、张晓玲的《隐形巨人》、常新港的《寒风暖鸽》、李东华的《焰火》等斩获第一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特别推荐的佳作,或发掘战争年代人性的光辉与悲悯情怀,或思考大时代中的传统手工艺等文化的现代转向,或揭露儿童成长隐秘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各个不同面向拓展了儿童文学书写现实的艺术尺度。

事实上,儿童文学如何书写与反映现实,一直是伴随儿童文学发展的艺术使命。近年来,许多佳作以更真诚与真挚的创作态度迎向当下的现实,书写脱贫攻坚、共抗疫情这些现实的

题材。《逐光的孩子》描摹的是神农架深处,物质贫瘠境遇下怀揣梦想、持微火前行的大人和孩子,尤其是贫困山区的支教者群体和勇敢坚毅、善良的逐光的孩子。而《山芽儿》满溢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域色彩,“细节丰富,叙事流畅,人物鲜明,情感真挚,通过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书写了生存困境和大山女性的命运,并对文明与落后等命题进行了探讨”。黄春华的《我和小素》用温暖的笔触书写共同抗疫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显示了儿童文学作家对现实的关切,对童年生态的深情凝视,其内核是儿童文学对中国式童年表现的昂扬态度。

其次,评选应全景式观照儿童文学的多元发展,锁定跟踪“年度现象”。年度儿童文学的评选在回望与省思历史、观照与评析当下社会现象的同时,还应该以宽广而理性的眼光,考察儿童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成绩,及时洞察彰显儿童文学艺术魅力、体现其发展规律的作品与标志性事件。

两届年度儿童文学的榜单充分注重儿童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成绩,覆盖了儿童文学的各种文类。尤其是出现在“特别推荐”榜单中的作品,既有《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收集名字的小孩》一部意味丰富、讲究结构的童话佳作,通过一个收集名字、收集故事的故事,书写孩童丰富内心世界和成长的磨砺。作家对名字背后深藏着巨大的魔法与力量的洞察,充分展现了其正在以某种方式直达童话精神与人性的深度。

新书评选需要品评与借鉴国外优秀儿童文学,拓展儿童文学艺术可能的边界。域外优秀儿童文学的翻译出版是年度儿童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筛选的佳作为本土原创儿童文学提供艺术滋养和启示。在充分挖掘和鼓励原创的前提下,年度儿童文学评选对引进作品进行评选。就评选倾向来说,翻译类儿童文学的考量更侧重评选出能代表国外儿童文学发展趋向的作品,彰显其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可能性的探索。如瑞典作家雅各布·维葛柳斯的大猩猩萨利·琼斯历险记)名列第一届特别推荐作品之中。第二届年度儿童文学评选出的《沉默之后》是对全球化时代在焦虑和各种冲击之下成长的儿童心理的关注。小说以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刻画见长,在儿童心理问题频发的童年生态中,这样细致入微关怀成长的幽微内心的作品,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跨界书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的趋向。斩获第二届特别推荐的图画书《内城故事》就是典型的“跨界”之书,展现了图画书的多种样态和艺术探索,它“位于童书与成人书的交界之处,跨越了文体与思维的边界,打破了读者固有的阅读期待,呼唤人们从边缘处回望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年度儿童文学的评选注重多元互动的阅读体验。挪威作家克莉丝汀·罗希夫特匠心独具的《每个人都重要》展现了图画书另一种的可能性和阅读的开放性。这是一部堪称百科全书的作品,在活泼的形式和开放的故事中融入了作家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哲理思考,巧妙的逻辑思考和游戏娱乐,也彰显了审美的精神。而图画书《拳击手》则展示了拳击手迷失于力量、救赎于沉思的故事,书中迷失与救赎的故事直涉生命意义,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再次证明了优秀图画书想象与表达的独特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和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快速弥补国内儿童文学作品的品质差异,进一步提升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和表现力,是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与追求,也是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的建设诉求。

当前的童书出版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在保证市场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保障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这是目前各个出版社面临的一道难题。新书榜的发布不仅是对年度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一种检视,更是立足于纯粹的文学眼光的佳作遴选,希冀为当代儿童文学建构一个衡量的标尺和提升的参考,也为全民的儿童阅读提供一份可以信赖的导引与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文学奖项、年度童书榜等评选方式,为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以及中国童书的未来提供可资参考的方向。

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与源头活水在于创作队伍的不断丰富。儿童文学创作成绩发展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便是有稳定且庞大的创作队伍。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老中青多代同堂交辉的可喜局面,既有老骥伏枥的圣野、任溶溶、金波等前辈,又有笔耕不辍的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刘海栖、常新港,还有汤素兰、彭学军、陆梅、汤汤、黑鹤、小何丁丁等年富力强的一代,更有慈琪、周静、李姗姗等“80后”“90后”更年轻的一代。两届年度儿童文学评选的上榜者,囊括了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如果说创作经验丰富、表达精湛的名家名作是儿童文学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少年儿童是单纯的,是天真的,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因为周围那些挺拔正直的大树,因为那些小鸟、昆虫和绿叶发出的声音,因为那灿烂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脸上……如此种种,都在证明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安全的,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孩子们,人生的本质是美的,是值得的。

这就是潜移默化的美育,我们的阅读带给孩子们的,就是这份美好的浸润,文字与图画能够让孩子们在真善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品质的培育。

与树、鸟儿、阳光等自然美景不同的是,生活有着它的另一个面向,孩子们眼前必然也会有困难、曲折与挫败,有与成长、成熟相伴的苦涩、挣扎和忧伤。一旦意识到这些,我们就会深深地感觉到,孩子口中发出的人类心灵的嗚呼话语,所表达的或许就是人类的初心和本能,就是对美好世界和永恒正义的不自觉的呼唤,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跨入人生门槛前的一种自觉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是微弱的,但它带来的精神力量,却如此令人心碎动容。

孩子的语言是简单且纯粹的,孩子的声音是美丽而微弱的,如同鸟儿啼鸣的婉转呢喃,也许只有在寂静与落寞中才显得特别响亮。

聆听孩子的声音,保留他们真善美的天性,这就是少儿出版的魅力。

鲁迅先生曾经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中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究竟会怎样,关键要看我们今天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孩子们就如同一张白纸,如何给他们打上人生的底色,是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的责任,这是一项多么令人敬畏的事业。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告诫我们:“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这就是少儿出版美育的力量与使命。



“双减”政策下家庭与学校的儿童文学阅读之路

□周博文

“双减”政策的落地,使得孩子有更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而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是家长、老师、甚至孩子都非常关切的问题。政策第8条和第10条分别谈到了儿童阅读,倡导科学利用课余时间,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的阅读和文艺活动。当下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普遍关注孩子的阅读,原因之一在于,阅读是学习的基础,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养成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判断和分析能力的形成,而文学的阅读,不仅可以使孩子们获得有益的知识、经验,丰富与提升自己的语言、审美,形塑他们的价值观,更可以延展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一生是有限的,文学阅读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他们未曾见过的生活,感受不同的文化与人性,通过阅读,孩子们会对不同于自己的人和事有更多的了解与包容,对生命有更加从容与豁达的态度。

如何读,读什么?

在“双减”背景下,我们倡导多样化、多元化的阅读,综合、全面、均衡的阅读。什么类型的书都可以读。文学的、历史的、科学的,甚至是趣味性的、游戏性的书都不妨读读。我们讲一个孩子的阅读素养,一定是建立在自觉而又充足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发展阅读素养就是要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锻炼孩子们对文本的分析、鉴赏、解读甚至是批判的能力。

当下部分孩子可能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喜欢沉溺在游戏等电子化产品的体验中,笔者认为家长不妨从一些游戏改编类的儿童故事书开始给孩子进行阅读的牵引,把电子化的游戏体验转化为故事化的文本体验,而这类图书普遍能够受到他们的认可和追捧,是他们比较容易接近的一类书,从而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阅读一些探险类的、科学类的文艺图书,让他们了解阅读也是有趣味的、充满刺激的。读一本书,是和作者开启一场奇境的冒险之旅,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到达这场旅途的终点。让孩子们慢慢明白,阅读不仅能够带给他们单纯的快乐,还能给他们比游戏更为丰富的体验。

当然,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认知能力、心理特点、接受水平、阅读趣味都会有不同,就儿童文学而言,学龄前的孩子感知觉能力逐步发展,我们比较建议给他们选择适切他们认知水平与欣赏习惯的图画书、童谣、

短篇童话作品;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选择童话、小说、诗歌等各类体裁;中学阶段的孩子阅读趣味已经不断地在向成人靠近,可以阅读一些篇幅长一点、结构复杂、思想深刻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剧本等文学作品。但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孩子,我们在给孩子选书买书的时候都要学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可以有对书籍进行选择与取舍的权利。

如果大人给孩子买书,首先要对书本作者及内容本身有个大体的了解,同类型、同题材的图书多进行一些比较。为孩子选书的时候,也问问自己以下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是不是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和经验?这本书是否能激发孩子探索和阐释文本的欲望?这本书是否能和孩子的经历、兴趣和关注点联系起来?

家庭与学校阅读活动的不同侧重

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起了儿童阅读的重任,但是在具体的阅读行为和阅读活动的实施上,侧重点却是不同的。家庭的阅读更多的是亲子阅读。良好的亲子氛围、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不仅能够促进孩子阅读效果,更能增进亲子关系。一般家庭阅读可以从幼儿阶段就开启。笔者经常在朋友家里、书店、绘本馆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家长着急的“指读”书中的文字,让很年幼的孩子记字音字形,或是刚刚开启一本书的阅读,就不断地对孩子发问,这对于儿童的阅读而言都是一种干扰,会影响孩子对于阅读的兴趣。

如果我们给幼儿选择图画书讲读,让孩子专注读图就好,让他们自己发现图画中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家长只负责解说、讲读书中的文字,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领略图画之美、声音之美和故事之美。这样的阅读没有负担,是充满了愉悦感和阅读体验的,能更好地建立他们对于书本的兴趣和早期的阅读习惯。家长给年幼孩子讲读图画书或童话故事的时候,不应该在阅读过程中有过多地问题设计,那会影响、干扰孩子阅读的连贯性。但我们要特别注意孩子自己对于文本的回应,他们的思考、困惑与问题,家长要做出积极而又及时的回复。

孩子对于作品的回应,家长和老师要特别重视。在论著《儿童与书》(英文第六版)中,作者指出,孩子对于书本的反应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情绪反应(The Emo-

tional Reaction),当儿童阅读或听故事时,情绪反应可以表现在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上。阐释反应(The Interpretive Reaction),儿童读者会根据作品中给出的信息,对故事发生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进行推断;他们还会对作者动机、角色本质、或可能的结局做出自己的阐释。批评反应(The Critical Reaction),在这类反应中,儿童读者会分析作品的品质,或者对叙事语言、人物塑造、作品风格、主题主旨的成功与否做出判断与批评。

有些孩子会很容易地对他们感兴趣的作品做出反应,当他们阅读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语言评论都是反应的表现。还有一些孩子则需要更多的鼓励,家长和老师的角色是鼓励而不是强迫孩子做出反应,要提供让孩子有积极反应的机会,观察并帮助孩子解释和评价书本。

学校的阅读活动和家庭不同,学校的阅读更多的是群体的阅读,可以充分利用一些阅读活动来检验阅读的效果。比如阅读完整本书之后,开展书籍讨论活动,书籍讨论可以让孩子们洞察作者的意图和人物动机,并帮助他们对本书的总体质量、艺术水平做出合理性的评价。

在学校的阅读活动特别是儿童文学的阅读活动中,角色扮演/创造性戏剧(Role-playing/Creative Dramatics),也是孩子们喜欢并且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与巩固文本、创造性的改编文本的活动,这种阅读活动也有利于增进他们彼此的情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发现与发展他们的表演、编剧才能。教师在这些活动中要起到组织、引领作用,做好戏剧的角色分工,与孩子们商讨排演的篇章段落等。在具体的戏剧排演过程中,要让孩子们充分展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他们的创造力,给予他们积极的肯定与回应。

对于孩子们普遍感兴趣的文学文本,教师还可以引导他们开展创意写作活动,比如续写故事,改写故事等。

家庭阅读和学校阅读方式方法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让孩子们对于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自己的解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他们的阅读素养,拓展他们的精神疆界。同时大人们也要提醒自己,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去享受一段阅读的旅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教育教益,才能让孩子慢慢地发现与感知阅读的美好。